



岁月沉淀的神秘之塔

□沈燕

1月16日,“揽胜·探微 问道吉线G331”文化采风团从临江沿G331北上,左边是悬崖峻岭,轻雪漫山,如烟如黛,右边是奔腾不息的鸭绿江,雾霭如纱,翠鸟曼舞。一路听着专家们讲述关于望江楼、神龟湾等放排子的奇异传说,心神远驰,意兴随飞。虽驱车4小时才到长白山城,但也不觉得多累。

灵光塔是长白山的地标,也是长白山的文化符号,我一直心向往之,盼着一睹这座承载着无数岁月印记与神秘传说的古老佛塔真容。

车穿过一个巨大“之”字形的盘山公路,我们终于驻足在灵光塔前。她静卧在苍山松岭之间,这里山连着山,蜿蜒起伏,最为前突的山叫苍龙岭,灵光塔就建在“龙头”上。塔身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绵延群山,松柏簇拥。这里也是长白山西北郊塔山公园内,海拔820米,往前望,吉线G331公路从它脚下依山折走,公路外侧就是鸭绿江,江对面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两江道首府惠山市。

灵光塔是渤海国时期遗留的砖砌楼阁式空心方塔,也是吉林省境内唯一的唐代渤海国地方政权的古建筑遗迹。该塔本名失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长白府首任知府张凤台和襄办员刘建封来到塔甸(今长白镇)为长白府衙门选址时,发现了这座古塔。他们慨叹万物更始,唯有此塔完整保存,便将其与西汉时山东的灵光殿相类比。山东灵光殿历经战乱等仍能独存,而此塔历经岁月流转、长白山火山喷发而依然屹立,故将其命名为灵光塔。

灵光塔整体建筑由地宫、塔身和塔刹组成。地宫位于塔基下方,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9米,东西宽1.4米,高1.5米。墙壁用砖砌成,顶上盖着大石板,后墙中央有用于安放舍利台的台座。塔身每层均为正方形,用青灰色方砖砌成。第一层南面有一拱门,高1.65米,宽0.9米,拱门上部两侧和另外三面分别砌有整块的褐色花纹砖,按顺序可读作“王之国土”。塔身南面第二、三、五层各有一方壁龛,第四层和东西两侧的二、三、四、五层亦建有一方壁龛。塔刹呈葫芦形,高1.98米,在灵光塔西侧2公里处还发现一处烧塔遗址。

灵光塔的建筑工艺十分讲究,塔身均磨砖对缝,为叠涩式塔檐,底边长3.3米,顶边长1.9米。塔内层间砌成平行叠涩顶并留有空间上下贯通。塔下有地宫,向南接甬道,有土阶可通往地面。在塔内隐约可见壁画,但因年代久远已难以辨认。

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博物馆馆长郭炳琨的娓娓介绍中,我们愈发感到这个塔的不简单。灵光塔是东北唯一保存下来的唐代渤海国建筑,显示了渤海时期精湛的造型艺术。与之同时代遗留的还有承德的双塔峰,都是由清代知府领街勘察的。灵光塔和双塔峰均有一“王”字,灵光塔篆书小石碑已被破坏,但在塔内的四壁上留下了砖砌“王之国土”四个字,双塔峰供的小石碑上镌刻“王仙”两个字。为啥都带“王”字呢?原来灵光塔地处渤海国,是渤海王的领地,双塔峰地处饶乐都督府,是奚王的所在地,都是立塔不供佛,只拜自己的“王”。所不同的是,灵光塔已被当地确认为硕果仅存的唐塔,于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流传着许多与灵光塔有关的传说,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很久以前,长白山区灾祸频发,百姓苦不堪言。有一天,一位云游至此的高僧,心怀悲悯,决定在此地建塔以镇邪祈福。在众多百姓的齐心协助下,佛塔顺利建成。神奇的是,自塔建成后,灾祸渐渐平息,山间时常有祥瑞之光闪现,庇佑着这一方土地和百姓。因此对它尊崇备至。

灵光塔历经千年而不倒。正面看灵光塔塔身向西南略有倾斜,不由得让人想起远在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相传比萨斜塔在建造过程中,当建到第三层时,塔身开始倾斜。一位年轻的建筑师运用独特的建筑技巧,巧妙地利用倾斜角度,使得比萨斜塔在看似摇摇欲坠中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站在灵光塔下,我不禁将它与比萨斜塔传说相联系。虽然它们身处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同样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信仰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千百年来,众多的文物工作者为灵光塔的保护作出了贡献。据郭炳琨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吉林省考古学家方起东曾带队对灵光塔地宫进行修缮,对灵光塔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今斯人已逝,灵光塔依然。

我缓缓绕着灵光塔踱步,手指轻轻触碰那历经风雨侵蚀的青砖,仿佛能感受到千年之前的温度与故事。抬头仰望塔顶,想象着当年高僧为众生祈福的场景,心中满是敬畏。这一趟与灵光塔的邂逅,不仅让我领略到了它独特的建筑魅力,更让我沉浸在那些或奇幻或动人的传说之中,收获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心灵之旅。

炭火烹香的集安火盆

□郭悦

深冬,沿着331国道一路前行,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直至抵达集安。这座位于长白山麓、鸭绿江畔的边城,在寒冷中蕴藏着无尽的温暖与故事。天气寒冷,一份冒着热气、滋滋作响的火盆足以慰藉旅人的心灵。在集安,火盆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传承,一种生活的艺术。

走进集安,沿着繁华的建设街向东,一条充满高句丽文化及火盆元素的特色餐饮街映入眼帘。这就是集安味道火盆特色餐饮街,全长203米,面积3505平方米,牌坊巍峨,火盆雕塑引人入胜,太极鼓声声入耳,装饰灯盏明亮。这里,是集安火盆的集大成之地,是味蕾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火盆一条街的味道探索

踏入街区,一家家火盆店鳞次栉比,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共同点是那份对火盆烹饪技艺的坚守与创新。走进其中一家,店内宽敞明亮,炭火在火盆中缓缓燃烧,发出噼啪声响,如同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店家热情地引领入座,随即开始介绍起火盆的丰富食材。集安火盆以食材丰富香浓见长,涵盖牛肉、猪肉、牛肚、猪肚、牛蹄筋、豆腐、米肠、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将加热好的平底锅铺上肉、豆腐和豆芽,加入秘制调料炒制加工的肉类食材,再添加若干米肠,锅底以炭火烘烤,菜肴始终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吃火盆,首先要品尝的是那肉质鲜嫩的牛肉和猪肉。它们在炭火的烘烤下,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牛肚和猪肚则经过精心处理,口感脆爽,富有嚼劲。豆腐和豆芽吸收了肉类的醇香,更添一份清新。而米肠则是集安火盆中的独特美味,糯米的香甜与肠衣的韧性完美结合,让人回味无穷。

除了传统食材,集安火盆还不断创新,陆续增加了海鲜、羊肉、鸡肉、蘑菇等众多口味。海鲜的鲜美与炭火的炙烤相得益彰,羊肉的醇厚与调料的香辣交织在一起,鸡肉的鲜嫩与蘑菇的清香相互映衬,每一口都是全新的味觉体验。

吃着火盆,喝着店家自制的米酒,暖意从心底升起。耳边传来邻桌客人的欢声笑语,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美食,讲述着故事,仿佛回到了那个冬日里围炉取暖、共享美味的年代。

火盆的文化印记

集安火盆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相传,集安火盆起源于新石器晚期的辽南地区,后辗转传入辽东半岛,与本土文化融合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集安火盆文化。在集安当地,有一个关于火盆的传说,王子乙弗在逃亡期间受尽苦难,饿了就抓蛇、河鱼、林蛙、野鸡等野味混在钵里煮熟来吃。老百姓得知后,每家都把最好的食物分一点给他。久而久之,乙弗养成了习惯,无论什么食材都要合在一起放在钵里煮了吃。

乙弗当上国王后仍然保持了这个饮食习惯,大臣和贵族们争相效仿。这一做法又逐渐流传至民间,并逐步演变成了平底铸铁锅,锅内的食材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逐渐演变为今天的“集安火盆”。这个传说不仅为集安火盆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让它成为集安文化的一部分。每当人们品尝这道美食时,都会想起这个美丽的传说,感受到集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风情。

有人考证,集安火盆与新石器中晚期出现的盆盆鼎、环足盘之间关联密切。这些史前器具历时千百年,几经改良,不断丰富,终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集安火盆的炊具——炒盘、火炉组合器,虽然形制简朴,却暗含着盆盆鼎、环足盘的文化印记。

在历史的长河中,集安火盆不断演变和发展。从最初的简单烘烤到后来的煎炒炖煮相结合,从单一的食材到如今的丰富多样,集安火盆见证了集安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独具韵味的集安火盆

承载着千年历史的集安,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文条件以及悠远的历史背景,赋予了集安火盆无与伦比的特殊性。

集安,地处东北亚的腹地,四季分明,物产丰饶。长白山的巍峨与鸭绿江的柔美,在这里交相辉映,共同孕育了一片生态的沃土。从鲜美的肉类到丰富的果蔬,每一种食材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它们在集安人的巧手下,被转化为餐桌上的佳肴,让每一个品尝过集安火盆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集安的纯粹与美好。

然而,集安火盆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在于其食材的优质。更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集安深厚的人文条件与历史背景,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与表达。集安,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朝鲜、满等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每当人们提到集安火盆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片美丽的土地、那些勤劳智慧的人们以及那段悠久的历史。集安火盆是对这片土地深情厚谊的诠释,是对历史的尊重与敬仰的体现。而正是这份深情与尊重,让集安火盆成为无数人心中美食记忆,也成为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炭火烹香 传承不息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集安火盆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对美食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始终如一。在集安味道火盆特色餐饮街上,每一口火盆都承载着集安人民的热情与好客,每一份食材都蕴含着集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炭火烹香,集安火盆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食客前来品尝。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份来自集安的温暖与关怀,也可以领略到那份传承不息的美食文化。

在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集安火盆不仅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更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与记忆。无论未来走到哪里,那份来自集安的炭火香,都将是我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在这里,你将开启一场关于美食与文化的多重盛宴,让心灵在炭火的温暖中得到慰藉和升华,绽放出无尽的喜悦与满足。



不疾不徐火绒沟

□刘海玲

从白山经临江城,沿鸭绿江边331国道一路向前,从桦树村拐入,顺狭窄的村路“之”字行驶。历经近两小时原始森林的隐秘穿行,猛见一块巨石耸立路旁,“火绒沟”三个大字赫然在目。

车辆继续前行,路旁是密密层层的深山老林。火绒沟是临江市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2019年6月,被住建部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这个小山村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彼时,山东大批移民扶老携幼离开故土,逃难到东三省东部的长白山密林中寻求生路。此地漫山遍野长满了火绒草,先民来到这里后,每当夏两季难以生火,便将火绒草果实苞内很长的绒毛采下来引火。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吉祥草,便把这个落脚点称为火绒沟。

站在村委会门前,唯见四根粗壮的圆木上举着一块“火绒沟村”四个大字的牌子,顺着大门往内仔细观察,却见火绒沟村博物馆和红色影视基地的牌匾分外醒目,均是清一色的黄泥抹墙建筑,仿佛置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时至中午,举目眺望,远处错落有致的黄泥墙、黑屋顶的民居散落于山水间,房头杵着个大苞米仓子,袅袅炊烟徐徐升起,渐渐融入湛蓝的天空。周围是深浅不一、形状不一的广袤农田,一条条蜿蜒的小路宛如一条条黄色的丝带,让农户与田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赵春江工作室位于三社南坡之上,坐北朝南,在正厢两幢房屋的窗口和房架处,均有碗口粗的圆木截头裸露在外;中间是带有花纹的松木门,门两旁各有一个松木格子窗;敦实的墙壁上,立体圆柱和一根根的横木清晰可见,横木之间掺杂的黄泥印记与圆木间接排列;屋顶则是被类似于瓦片的核桃楸树皮所覆盖,很有徽派建筑顶层灰瓦的气象。整体看去,此建筑犹如一件年代久远的艺术品,处处散发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淳朴的自然之美。

此处,一老者走近前来,目光定在牌匾处,这叫“霸王圈”,俺们村都是这种房子,这是赵春江老师来文化扶贫时盖的。当初,先民为了省钱,砍来木头,割来茅草,和上黄泥,就这么盖起来了。屋里是南北大炕、灶台、火墙,上面人家说是井干式结构。他犹豫了一下,又点点头:为啥叫这个名儿呢,是说这样的屋子牢靠得很,就是你有霸王的骁勇,也难动它分毫。众人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霸王圈”,于是啧啧称奇,暗暗赞美先民的聪明智慧,惊叹这个建筑的粗犷古朴及厚重的地域特色。

工作室的南侧,成片的李子树和沙果树被果实压弯了枝头,跟随着薰风频频向客人招手致意。

三社村口,有棵一抱来粗的大柳树在此默默守候,树冠宛若一个硕大的球体,生机盎然。据说,此树有一百多年了,村民有事过来许愿,灵验得很,因而树上绑满了红绳,显得仙气十足。树下,六七只母鸡正在啄食,几只大白鹅在慢悠悠地觅食,还有几只伸着脖子、扭着屁股优越地游哉地行走,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乡村美景图。

20米开外,一个身穿浅灰色便装的农民正在割草,旁边的老黄牛和四蹄白花的小牛在低头吃草,一驾牛车卧在杂草深处。离他不远,另一位穿迷彩服的中年村民正弯腰在豆地里薅草。他偶尔看一眼豆棵上密匝匝的豆荚,满脸笑意,擦一把汗水,躬身继续。林边及山坡上,有几个妇人背着背筐,或挎着柳条筐,步履敏捷地隐入密林,身边的狗儿蹿前跳后,令人生出一种羡慕之心来。

站在唤起岭,极目远眺长白山,就见重峦叠嶂的山脉在层层地向两边延伸开来。长白山主峰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静美异常。一年四时,田间路旁,吸引了漫山遍野的人来考察、研学、旅游、摄影……

火绒沟的三个自然村落,均落在一条溪塘沟平缓的斜坡之上。村民们年年都在重复着耕种与收获的平凡故事。且不说那抗联战壕、大刀会遗址等所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业,也不说那大榛子产业、草编业、养鸡场和光伏发电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单说那村里的每户人家都有大片的土地,日子过得就足够殷实。

只因这里位置偏僻,人们多少年来几乎与世隔绝,以一种淳朴豁达、勤劳善良的天性与岁月相伴,有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浑厚质朴之品性。他们仍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处在宁静的不疾不徐中,恰似世外桃源。

也许只有这样,才使他们比较完整地保留下先民在长白山原始老林中的建筑民居——霸王圈,成为长白山遗留下来的闯关东“活化石”。

- ① 沱沱 摄
- ② 鲁丁源 李宇涵 摄
- ③ 孙艺凌 摄

